

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杨雨青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结合已刊布的中外史料，对曾在战时中美租借关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作一个案研究。宋子文主管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是抗日战争时期接洽和管理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专门机构，在租借物资的获取和营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 3 年多时间里，国防供应公司以仅有大约 200 人的规模，开展了中国政府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工作，同时还扮演了宋子文顾问的角色。透过宋子文与该公司的工作，可以对中国争取美援、驼峰空运、飞虎队建设、远征军训练，以及中美租借关系等问题有更具体的了解。

关键词 宋子文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租借物资 抗日战争 中美关系

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 (C. D. S.)，成立时命名为中国自卫供给公司，后人一般称其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或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由宋子文主管。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接洽和管理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专门机构，在租借物资的获取和营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多年来由于史料缺乏，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记述

十分简略。^①本文拟根据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结合现已刊布的中外史料，对它作比较深入的研究。

一 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紧要关头，德、日法西斯在欧亚大肆扩张，英、苏、中等国形势险恶。面对严重的军事和外交危机，美国于3月11日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援助反法西斯盟国。该法授权总统可以向“总统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②15日，罗斯福总统在演说中称中国也是受援国之一。这样，如何与美国政府洽商、营运和管理援华租借物资，便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于是应运而生。

“租借法案”生效后，美国政府又制定实施细则，规定“各外国政府需要军用品，由美政府向美厂商代为订购，外国政府不直接向

① 谈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著作主要有：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印行，1991年。论文主要有：陈永祥：《宋子文与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营运》，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永祥：《宋子文争取美国租借援助述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等。本文在写作时参考了上述论著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说明。

②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3页。

厂商接洽”。^①因此，各国只能提出所需物资的清单，经过美国政府专管租借事务的机构审批，获准后才能由美方代办订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要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的军火份额。英国便在美国成立了专门机构，“采办军械及材料有七百余人之多”。^②

当时，中国政府派驻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争取美国援助的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他被授予“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③为便于和美方交涉，宋子文向罗斯福建议，设立援华委员会，派刚访华归来的居里(Launchlin Currie)担任总干事，利用其总统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的身份，“以资内外凑手”。^④宋又致电蒋介石，称“与美财政部商定组织一美国公司，定名中国自卫供给公司，聘用与政府要人有关数人为该公司经理人，代向政府各部、各机关奔走”。^⑤宋还征得罗斯福同意，聘请其母舅德拉诺(De lano)为公司董事长，以便在总统“左右树立各方助手，俾援华政策成为实际物质之援助”。^⑥此外，宋子文请蒋电示“军需细目”，并速派炮兵、交通处技术干员携带更详细资料来美协助。^⑦

在美国考柯兰飞机公司负责人考柯兰(Thomas G. Corcoran)的协助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4月15日，宋子文偕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谒见罗斯福，讨论租借援华有关事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39页。

② 《战时外交》第1册，第446页。

③ 《战时外交》第1册，第274页。

④ 《战时外交》第1册，第294—296页。

⑤ 《战时外交》第1册，第439页。

⑥ 《战时外交》第1册，第448页。

⑦ 《战时外交》第1册，第440页。

宜,告知已组织中国自卫供给公司。^① 5月2日,宋子文进一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与美洽商决定及接受军械贷借之全权代表”。^② 5月24日,胡适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通知美方:经国民政府授权,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将以中国政府名义,接受美国“租借法案”项下所提供的援助。^③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下设执行、财务、管理、交通、档案等部门,罗斯福总统的母舅德拉诺为挂名董事长,公司实际由宋子文掌管。公司除雇佣中国技术专家外,还聘请了一些美国人任职,如威廉·扬曼任执行部主任,哈里普赖斯主持财务部等。公司成立后,原先行政院军政部和军委会航空委员会等派往美国采办军火装备的人员,也一并归属该公司。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租借物资申请计划,与美方商定种类和数量后,由国防供应公司向美国政府各机关催促交货及办理运输。中方在租借法案范围之外购买军需品,也统由国防供应公司办理,商品仍由陈光甫主持的世界贸易公司经办。^④

二 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工作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主要承担“安排军事装备转运中国的任务,并负责磋商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广泛要求”。^⑤

① 《战时外交》第1册,第448页。

② 《战时外交》第1册,第451页。

③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1, Vol. 5, pp. 648–649.

④ 《战时外交》第1册,第439页。

⑤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9页。

(一) 获取美国援华租借物资

为了更多地争取租借援助,宋子文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美进行了长期多方面的努力。

1941年3月31日,宋子文向美方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下列物资:700架驱逐机,300架轰炸机,及1000架飞机所需的装备;30个师的装备;改善滇缅公路及修建滇缅铁路所需的物资。^①此后,宋八方求助,四处周旋。4月28日,罗斯福批准第一批援助中国的物资,合计4510万美元,且“其余正在逐批审查中”。^②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

当时,“美国军火及一部分军工材料出品甚少”,第二年才能大量制造,“故大有粥少僧多之虞”。中国要求军械,须与英国、希腊、南美各国竞争,要向美国海、陆、空军各部争取。^③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和国防供应公司既要向美国决策者极力争取租借物资份额,又要同美方各部门商议落实军火种类、数量及交货期,任务繁重。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一定成效。1941年5月18日,首批7552吨、价值11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启程运往中国。至当年12月,共有66675吨物资装运赴华。^④

由于当时美国实行“重欧轻华”战略和姑息日本的政策,加之援华路途遥远,致使中国争取物资的工作十分艰难,争取到的物资数量也少得可怜。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员在一份工作报告中曾指出,《租借法》之初:“预算有限,国内所需超出美方预算远甚,不能不削足适履,酌分缓急。其时日美关系尚未破裂,虚与委蛇,我

①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阿瑟·杨格:《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42—143.

② 《战时外交》第1册,第450—451页。

③ 《战时外交》第1册,第445—446页。

④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 147.

国之物资虽经提出，犹不免因循羁时，总不愉快。”^① 据美国财政部统计，1941 年中国获得的租借物资约合 2582.1 万美元，仅占当年美国提供各国租借物资价值总额的 1.7%。^②

尽管中国牟取租借军用物资如此困难，但是，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人眼里，宋子文和中国供应公司的工作，以及宋和居里等美国现职或前任官员的联系，“已危及了美国控制军援的神圣权利。陆军部在援华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已降为填写宋子文和居里草拟的订货单了”。^③ 1942 年 6 月 2 日，《中美租借协定》（即《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签订。此后，美国对华租借援助迅速增加。但是，为掌握物资分配与控制权，美国规定：今后一切有关租借物资的申请，在中国方面概交由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在美国方面则由英美共同组成军火分配委员会决定。至这一年 7、8 月间，国民政府被迫放弃租借物资直接申请权，宋子文和国防供应公司于是不再负此责任，仅负责协调或转述中美双方的情况。^④ 因此，在争取物资这一事务上，宋和国防供应公司逐渐由主角转为配角。

从这时起，对于中国提出的租借援助要求，美国陆军部在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前，总要听取在重庆的史迪威及其下属的意见。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缩写 FEA）在 1943 年晚些时候也在重庆设立了自己的代表处。因此，FEA 在中国的代表弗兰克林·雷（Franklin Ray）于 1943 年 11 月拜访宋子文，提议在重庆设立一个机构，由陆军部 FEA 和中国各派一人

^① 《留美工作报告》，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二十）353，转引自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 页。

^②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 350.

^③ 转引自杨菁：《宋子文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3 页。

^④ 参见杨菁：《宋子文传》，第 153—154 页。

组成,来讨论中国所有的要求。尽管这一建议从未被中国政府实际采用,陆军部还是派了威廉·高德(William S. Gaud)上校,FEA派了加尔文·乔伊纳(Calvin Joyner)到重庆,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当地的办事处合作。^①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始终觉得,美中两国掌管租借事务的官员之间,进行密切合作是值得的。这种合作不仅应该在重庆,而且应该在储存有大量租借物资的印度;还应该在华盛顿,因为要求在那里提出、技术细节在那里安排、最后决定在那里做出。国防供应公司始终劝告中国代理,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要取得美国官员的支持,因为对于获得租借物资来说,这种支持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有明显帮助的。^②

事实证明,这种合作是必要和有益的。凭借宋子文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与美国各方的良好关系,以及在中美两国间所起的协调作用,中国争取到大批物资。宋子文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政界高层人士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即分配给中国以高出最高运输能力的物资,可以起到挽救士气的效果。其实,这和英国及俄国所获得的物资数量相比,是相当有限的。^③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数额分别为:1941年,2600万美元;1942年,1亿美元;1943年,4900万美元;1944年,5300万美元;1945年,11.07亿美元(其中抗战结束前阶段为5.5亿美元)。^④对华租借援助中,兵器、飞机、坦克及其他车辆、船只、各种军用装备等约占5.2亿美

① T. V. Soong's Archives, Schedule A, Box 2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宋子文档案,英文部分,第28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以下简称宋子文档案,卷号相同者不再单注。)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宋子文档案。

④ China and Helping Hand, p. 350.

元。除 2000 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与。^①

综上可见,抗战时期中国自卫供给公司,在国民政府和宋子文指导下,组织人员向美国政府筹取、催促和接受美国租借物资,做了不少工作,其历史影响不可低估。

(二) 营运美国租借物资

从 1942 年到 1944 年上半年,中国获得的运往印度的租借物资,超过了任何一条可能的运输线路的运力。实际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受到美国当局的批评,说它索要运到印度的物资太多了。为弥补这一缺陷,该公司又不断力争获得能迅速提高运输能力的设施。^②

1. 获取运输设备以提高公路运输能力

获取租借物资不易,运输更困难。当时,除了一些沿海走私,中国几乎完全被封锁,援华从一开始就受到交通问题的巨大困扰。1941 年,根据第一次对华租借拨款的数额,美国拟向中国输送 4500 万美元的物资。但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实际只有 2600 万美元的物资由美启运。这些物资输送到中转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Burma Road)拥挤不堪而大多滞留在那里。从缅甸运出的物资,由于管理混乱,途中又遭很大损失,到达重庆时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③

最初,滇缅路每月只能运输不到 4000 吨货物,因此,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组建后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获取运输设备以提高滇缅路的运输能力。经过各方努力,到 1942 年初,这一能力已提高到每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69 页。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参见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兴》,第 64 页。

月1.7万吨。^①但是，改善滇缅路运输的计划很快由于缅甸的陷落而中断。

1942年4月，缅甸失守，滇缅路被切断，已经完成大半的云南—缅甸铁路也随之丢失。本来这条铁路可以和滇缅公路并行，运送大量物资的。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活动的全部时期，一直存在着封锁这样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中国收到的货物只是中国要求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在克服巨大的障碍方面，运输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很重要的。

滇缅公路被关闭以后，为开辟一条经过俄国和中国西北公路的地面运输路线，中国采购了1100辆卡车。此外，在国防供应公司的请求下，美国军队将几千辆卡车运送到印度。在建设雷多公路(Ledo Road, 即史迪威公路)时，使用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申请下来的大量设备。1944年，在国防供应公司的安排下，中国又获得5000辆卡车用于雷多—缅甸公路和国内运输。这些卡车是特别为中国设计的，以提供最大运输能力。此后，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又安排生产1万辆这样的卡车，来运输从美国获得的大规模的物资。^②

2. 帮助开辟驼峰空运航线

滇缅路被切断后，运华物资只能利用中国与印度间的空中通道，即飞越海拔1.6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空运。这条航线的开辟，有宋子文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功劳。

1942年1月起，日本开始研究“缅甸作战”计划，准备切断滇缅路，阻止援华物资运到中国。1月30日，罗斯福建议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一条陆上补给线。美方有关人员找宋子文协商此

① 宋子文档案。

② 宋子文档案。

事，宋拿出地图，用红笔勾出了陆上补给线，但认为航空线作用会更大。^①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航空专家拟出一个空运计划，来获得与滇缅路相等的运力。他们提出一个妙句：“只要有 100 架飞机，滇缅路就可以被复制。”^② 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此项计划，他在去信中说：真不可思议，有一条航线十分方便，即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至中国昆明。他估计 100 架 DC-3 运输机每个月可将 1.2 万吨物资运进中国。^③ 罗斯福表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开通印中空运线，他命令美军航空队去完成这项任务。

接着，宋子文去见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 (Henry H. Arnold)。阿诺德告诉他两个事实：第一，现有运输机无法载重飞过海拔 1.6 万英尺的高度；第二，它们无法带着货物完成一个往返 1000 英里的航程而中途不加油。由于这些困难，阿诺德将军感觉完全无法完成总统交给他的任务，而这种悲观为那些被总统指派完成任务的人所共有。^④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决定用事实证明给美国军队看。首先，宋子文给中国航空公司 (CNAC) 以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坚持他们向美国空军展示什么是可以做到的。其次，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派出自己的航空专家进行了一些超载的试验飞行。试飞后，当时负责空运的美国第十航空队立即下令超负荷飞行。当然，还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总统的代表居里也说超载的飞机损坏了发动机。国防供应公司后来从维修人员那里获得了宣誓证词，证明这都不

^① [美]巴拉·塔奇曼著、汪溪等译：《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1 页。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美]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第 321—322 页。

^④ 宋子文档案。

是真的。^①

从1942年2月起，中国航空公司就一直以每月两架的速度，用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获得租借法案项下交付的美制运输机，代表中国政府参与驼峰空运。中国航空公司在这些航线上投入的运输机最初仅有10架，在1942年5月和6月时，每月运输能力不到25吨，7月只有150吨，12月增加到409吨。1943年，中航的运输机增加到20架，空运的租借物资，上半年平均每月达到722吨，下半年平均每月达到1058吨。此后，CNAC在驼峰空运中维持20到30架飞机的总量，大概每月能运输1000至2000吨货物。而这些由CNAC运进中国的货物，是中国政府能够支配的主要货物来源。如果能获得C-46s型飞机，CNAC还能提高运输能力，但是史迪威将军的反对阻止了CNAC获得这些飞机。^②

1942年3月，美国空军也成立了一支空运部队，由泛美航空公司提供25架运输机，担任驼峰空运，但5—7三个月空运量仅为259吨。美方由此怀疑空运的可能性，曾打算暂停向中国拨付军用物资。中方遂向美方进行了强硬交涉，并表示将关闭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等机构，撤回有关人员，美方最后取消停止供应的决定。^③10月，美方投入驼峰空运的飞机增加到75架，但至当年12月，美方仅完成驼峰空运1227吨，仍然远低于中方的要求。1943年起，美军空运部大大增加了运输机数量，加强了驼峰空运力量，上半年平均每月的空运量达到2170吨，下半年又增至平均每月6500吨。1944年5月，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军收复了缅甸北

① 宋子文档案。

② 宋子文档案。参见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314页。

③ 《战时外交》第3册，第165页。

部,航程大大缩短,飞行安全也有了保障,6月份的空运额便达到了创纪录的18235吨,而1944年下半年的月平均空运额猛增至2.61万吨^①,11月份的空运量已达到将近3.5万吨。而在1943年12月,在开罗,联合国家的军事领导人们还认为这条航线的最大运输能力不会超过每月1.2万吨。^②(运量详见表1)

表1:从印度到中国(1942—1944)(以短吨即2000磅计)^③

年 份	CNAC	ATC	总 计
1942(6—12月,7个月)	1904.8	3569.7	5474.5
1943(1—12月,12个月)	10619.4	52796.9	63416.3
1944(1—9月,9个月)	12535.6	139100.0	151635.6
总 计	25059.8	195466.2	220526.4

由此可见,“驼峰”空运是运送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一条重要空运线,也是中国抗战后期获取国际援助的唯一渠道,曾运送物资数十万吨,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这条运输线的开辟,确与宋子文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建议有关。而这条运输线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美国空军运输司令部(ATC)和中国航空公司(CNAC),但是,如果没有宋子文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努力,没有他们迫切要求必要的设备、管理和操作,这些成就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3. 中国国内运输

^①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p. 339—340. 参见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314—315页。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宋子文档案。

从昆明转运物资到中国其余地区的地面运输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主要的线路是从昆明到曲靖的铁路、从曲靖到贵阳的山路、再从贵阳到桂林、衡阳和其他第十四航空队基地的铁路。迟至1943年10月，每月只有不到2500吨物资能够通过上述线路，从昆明转运到中国其他地方，其中只有1600吨到达贵阳地区。^①

中国国内的运输困难曾被美国军方和中国官员所忽视。1943年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惠廷·威劳尔(Whiting Willauer)做了一个关于曲靖——贵阳路线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增加运力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征募和租用更多的卡车，为司机提供医疗服务，改进修理设备等。^②

计划提出后，国防供应公司获得了几百吨汽车备件如轴承。完整的卡车发动机先前已由该公司发出至印度并经驼峰航运。尽管国防供应公司未能全部实现它的计划，它的行动还是成功地使从昆明到贵阳的转运能力提高了4倍，到1944年中，达到了每月大约6500吨。^③

虽然驼峰空运取得了非凡成就，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战争物资被真正送达在中国的陆军，一直到1944年秋只有大约7.5万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几个：(1)驼峰空运来的物资很多给了空军；(2)中国境内的地面运输，即从昆明到重庆、贵阳、桂林和中国其他地方的道路运输能力十分有限，远远低于驼峰空运的能力；(3)大部分到达昆明的物资由史迪威及其手下严格掌控，而他们坚持这些物资应该主要用于Y(远征军)部队的训练，以便沿滇缅路而下重新夺回缅北。

① 宋子文档案。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宋子文档案。

尽管真正送达中国陆军的物资数量不多,但很多物资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分配给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部队和中国空军的物资产生了巨大效果,它们帮助维持中国与日本进行空战,并防卫日本的狂轰乱炸。而如果没有这些,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更糟,日本被打败的日子可能会推迟。

(三) 其他工作

除了负责洽商和转运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以外,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还参与了许多和租借物资有关的项目,主要有:

1.“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建设

1940年冬,原美国空军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和中国空军司令毛邦初,带着陈纳德拟订的空军计划到美国求援。宋子文、陈纳德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雇员艾尔索普(Joseph Alsop,新闻记者、罗斯福的远亲),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中积极进行游说,推动这项计划实现。1941年8月1日,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缩写 AVG)成立,以“飞虎队”闻名,3个月后飞行员达到八、九十人,飞机有百架。^①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又陆续向美方订购飞机和零部件,装备“飞虎队”。1943年3月,美国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给中国以巨大的支持。截至1945年1月,第十四航空队共击毁日机1763架,击沉日军各种船只累计180多万吨。^②

由于史迪威的战略决定,要优先保障供给在缅甸的部队和在云南的Y部队,给第十四航空队的供应经常被削减到很低的水平。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只能不断地和美国军队协商第十四航空队的困难。尽管经常被延误,国防供应公司还是成功地为在中国作

^① 《战时外交》第一册,第486页。

^② 宋子文档案。

战的这支军队争取到更多的战斗机,质量更好的歼击机,比如P-51,以及更多的汽油和其他供应。例如,1943年5月18日,罗斯福向宋子文允诺增强驻华空军力量,决定:从7月1日起,中印空运可达每月7000吨,其中4700吨优先拨给陈纳德空军,余下的2000吨给陆军,另剩300吨给中国空军。^①1944年6月,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首脑再次说服美国当权者加倍第十四航空队在驼峰空运物资中的份额。^②

2. 为储存在印度的援华物资建立清册

根据1942年1月陆军部长史汀生(Stimson, Secretary of War)给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在印度存储和运输中国物资的责任由美国陆军承担。运到印度的物资多起来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反复建议建立物资清册,但美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进展极慢。最后,尽管没有这方面的职权,国防供应公司仍然派出他的档案部主任哈丁(Donald F. Harding)等人到印度,帮助美国军队供应服务部和对外经济局编制中国租借物资的详细目录。1944年3月,一个到1943年12月为止的存货清册整理完毕。6月,另一个截至1944年4月30日的更详细的存货清单也完成了。根据后一个账目的统计,美国运送到印度存储的援华军事物资大概有129648吨。^③

存印物资的处理,极大地得益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档案部所提供的成千上万项有关物资的详细信息。小而精的档案部还定期刊布详细报告,为重庆、印度、华盛顿的行动提供基础。美国陆军部、对外经济局和其他部门在考虑中国的租借援助时,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雇员们和中国当局在争取援助时,都要参考他们的报告。

① 《战时外交》第一册,第232页。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宋子文档案。

可见,国防供应公司在编制存货的详细目录,和向美国陆军提出建议以更好地储存和运输物资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①

3. 训练计划

30个师计划:从美国开始给中国提供租借武器时,中国政府就通过宋子文提出,希望美国帮助训练并装备陆军30个师。因此,中国国防供应公司采用了一个方法,即按30个师来提出中国对军火的要求,这个简单易行的方案得到了批准。到1944年初,国防供应公司为第一个30师计划获得了枪支,并且开始了第二个30师计划,尽管当时30个师计划的人员尚不能在印度或云南训练,无论驼峰空运还是从昆明出发的地面运输也还不能提供供应。^②

兰姆迦计划:1942年1月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和史迪威第一次会晤时,已经订购了一大批物资,其中大部分是军火。很明显,如果滇缅公路被关闭,中国将无法得到这些物资。因此,史迪威和国防供应公司商议用这批军火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随后,从缅甸撤出的军队在兰姆迦(Ramgarh)受训,而运送货物至昆明再返回的飞机则携带了大约10万名中国士兵来到兰姆迦受训,组成中国驻印军。^③

在美国的训练计划:在1944年的头6个月中,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和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等机构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同意中国派人来美国受训,并支付一切费用,不仅包括训练所需的费用,而且包括受训者在美国的生活费以及往返中美和在美国国内的交通费。此后,中国向美国派出1200名各作战领域的人员,接

① 宋子文档案。

② 宋子文档案。

③ 宋子文档案。

受最新的实际训练。在这项培训计划完成之前，在美国还进行过有关航空的重要训练项目，超过 1000 名中国飞行员和乘务员受到训练。除此以外，7 名海军军官于 1944 年 2 月到达美国，在陆军部船运管理局接受专门培训，以使他们能在给中国的自由轮上任职。^①

4. 医疗供应

1944 年上半年，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谈成一项重要的医疗供应项目，价值大约 200 万美元的医疗物资被运往中国，其中包括磺胺药、疟疾平、战地医院设施和其他急需的物资。同时，国防供应公司还发起各种特殊的医疗项目，比如给西北家禽流行病防治局提供物资，让其增加动物疫苗和血浆的生产；扩大兽医设备的数量；以及为在中国进行大规模肺结核调查提供设备。国防供应公司还安排 40 名医务人员到美国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他们中的 20 名来自军队医疗管理机构，20 名来自于国家卫生管理部门。^②

三 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结束

1943 年 10 月，身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董事长的宋子文返回中国。他的缺席实际上削弱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与美国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之间的联络作用，也降低了该公司在为中国获得援助方面的可能性。尽管受到这些影响，国防供应公司仍然延续进行宋子文离开前开始的若干项目，并且开展了一些新的项目。例如：1943 年冬，该公司与美国陆军部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将在 1944 年间给予中国价值超过 600 万美元的信号设备；1944 年夏，

① 宋子文档案。

② 宋子文档案。

用国防供应公司获取来的设备,在中国兴建了7个2000千瓦和2个1000千瓦的蒸汽轮机发电厂;同年,国防供应公司协助资源委员会向美国索取设备,以实现甘肃油田年产500万加仑乃至更多汽油的目标。^①

1944年4月21日,因宋子文留在中国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派魏道明任驻美大使,负责中国在美国的租借活动,并接管中国国防供应公司。7月1日上午10点,魏大使来到国防供应公司的办公室,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公司从此为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The Chinese Supply Commission, C. S. C.)所取代,它的业务、大部分人员、活动记录,以及价值大约30万美元的财产,均移交给委员会。该委员会以驻美大使为主席,下设航空、军火、工矿、公共卫生、交通通讯、电影部。^②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停业清理持续了6个月,其业务大都被终止,雇员由200人减少到6人。此后,它的余部仍存在了3年,继续处理与美国志愿航空队(AVG)相关的某些问题,以及那些无法立刻结束的事务。

公司关闭后,很多雇员转到其他机构,继续为抗日战争努力发挥作用。惠廷·威劳尔管理在华盛顿的对外经济局;陈长桐在重庆继续处理有关中国租借物资的重要事务;Szeming Sze 和哈里·普赖斯加入联合国善后和救济总署,前者任卫生部远东分部主任,后者为设在重庆的中国地区办事处副处长;从1944年8月起就在印度的戈登·特威迪,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之一;唐纳德·哈丁在印度结束清点租借物资存货的工作之后返回华盛顿,成为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主要的美国顾问;威廉·扬曼则担任中国资

① 宋子文档案。

② 宋子文档案,英文部分,第3盒。

源委员会在美国的总顾问。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关闭时所做的租借物资部分报表统计如表2.3.4: ^①

表 2. 1941 年 5 月 18 日——1944 年 6 月 30 日

从美国装船运输租借物资的发货量及价值: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上半年	总计
吨数 (以长吨①计)	57898.1	71202.2	142792.6	31369.8	303262.7
价值 (以美元计)	24915831 ②	101323297	195106869	47752788	369098785 ③
海运中损失的 物资价值 (以美元计)	17790	11935443	8605478	446504	

注: ① 长吨等于 2240 磅

②这一数据包括运到仰光的物资 19004567 美元

③除此以外, 还有大约价值 22,700,000 美元的货物从美国空运

① 宋子文档案。这里统计的是至 1944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租借物资船运总帐。1947 年, 驻美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守竟拟具《租借法案结帐事宜备忘录》, 计算出至 1944 年 9 月 1 日止, 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 686532083.57 美元。这一统计数字低于美方公布的 845748220.88 美元的总额。据吴景平在《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一文中分析,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项: 首先, 美方若干物资系由其海外驻军直接拨交中方, 这些物资未经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申请起运, 但美方仍将其价值计入对华租借帐上。其次, 国防供应公司在美申请物资起运后, 美方有改为拨充他项用途者, 但未从原申请物资帐内注销。再次, 中美双方帐目都难免有不全、不确之处, 王守竟在其《备忘录》中即指出: “美方办理租借物资之机关极多, 帐目尤繁, 各机关数字亦不一致。”最后, 中方统计数额出自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保存的租借物资申请起运帐单, 因而不可能包括美国国务院白皮书中开列的“各种服务”项。

表 3. 1941 年 5 月 18 日 —— 1944 年 6 月 30 日
从美国船运租借物资数量的分类统计(以长吨计)：

类 别	在途中	沉没的	到达仰光的	到达印度的	总 计
兵工军械	317.86	2713.63	8098.4	46123.88	57253.77
航空	346.99	4567.2	3671	15963.77	24548.96 ①
工业设备				42.88	42.88
医疗	162.03	151.09	105.52	3528.65	3947.29
杂项	267.52	42.72	1081.08	2644.37	4035.69
国家资源	3.90	95.15		454.20	553.25
军火	5526.93	5886.06	1292.89	95197.14	107903.02
信号	149.34	303.95	532.76	6091.33	7077.38
交通	2345.80	1814.54	31631	62109.17	97900.51
总计	9120.37	15574.34	46412.65	232155.39	303262.75

注：①这里的总数不包括从美国起运的飞机

表 4. 1941 年 5 月 18 日 —— 1944 年 6 月 30 日
从美国船运租借物资价值的分类统计(以美元计)：

类 别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上半年	总 计
兵工军械	2320841	5952215	10890030	911377	20074463
航空	2447648	34777838	2601669797	21000	72963183
工业设备				69441	69441
医疗	11500	3867278	1345122	1984220	7208120
杂项	1887587	427503	534835	1652948	4502875

类 别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上半年	总 计
国家资源				72649	72649
军火	4241924	49319196	127051495	28082516	208695131
信号	697624	609387	7897498	1618381	10822890
交通	13308707	6369880	21371192	3640256	44690035
总计	24915831	101323297	195106869	47752788	369098785

从以上历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运输和分配租借物资的困难,用自己的积极活动和大胆创新,帮助建立了打败日本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在3年多时间里,国防供应公司以仅有大约200人的规模,开展了中国政府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工作,同时还扮演了宋子文顾问的角色,而宋在争取美国援助方面发挥过领导作用。而且,对一个面临如此巨大困难的国家来说,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都是建立在最经济的基础上的。比较而言,英国的困难没有中国大,但是租借物资业务量却比中国多,它的机构规模是中国的数倍。而另外一些小国,也维持着大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机构,却仅是处理少于中国物资的运输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样一个机构的作用。由于国防供应公司在中国没有超越各部门的权力,它的活动只能局限于向美国提出物资请求,它只获准在重庆设立一个小办公室,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各政府部门和美国陆军部及租借物资管理局之间的票据交换所。

此外,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及宋子文与美国的关系,也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宋子文聘请了一批与美国各行政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员担任公司的经理人,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积极开展活动,推动美

国对华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有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Corcoran)、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威廉·扬曼(William Youngman, Jr.)以及哈里·普赖斯(Harry Price)等。^①“曾在白宫、联邦电力委员会、陆军航空部队、与中国有关的教会团体等任职人员，以及同主要工业公司有关系的商人，都可以在中国政府的雇员名单中找到。”^②摩根索曾就此抱怨说，宋子文伸入美国政府各部门的许多触角，使其在同中国供应公司及其支持者打交道时，说不出谁是在为美国效力，谁在为中国效力。^③这一“关系网”的确立，促进了美国加大援华力度，特别是提供更多租借物资，有利于中国抗战。同时，它也在华盛顿幕后统治集团中培植了亲蒋势力，成为40年代后期在美国对华关系中主张亲蒋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的先声。

(作者杨雨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①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79页。

②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58页。

③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79页。